

一九四一香港大突圍

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

陸雅達 (Tim Luard)/ 著 • 章昌文/ 譯

原書名 /

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

作者 /

陸雅達 (Tim Luard)

出版時間 /

2012年

出版者 /

香港大學出版社

版權聲明

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 by Tim Luard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2012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www.hkupress.org.

本書繁體中文版由香港大學出版社授權中華民國國防部獨家出版，並在臺灣、澎湖群島、金門群島及馬祖列島發售。
未經香港大學出版社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發行本書的任何部分。

獻給奧利(Ollie)——和老爹(Pop)及
其他「甘冒一切風險爭取自由」的所有英雄們。

詹姆斯·貝特蘭(James Bertram)

《戰爭的陰影》(Shadow of a War)

目錄

插圖清單	7
序言與謝誌	13
惠州合影	22
突圍團	25
縮略語表	30
中文用語註解	32
地圖	33

第一部：入侵

1. 最末船班	47
2. 獨腿將軍	58
3. 政府要員	68
4. 地下指揮所	76
5. 神秘小伙子	85
6. 海上輕裝旅	94

第二部：突圍計畫

7. 脫身之計	115
8. 砲艇毀了	126
9. 閃躲與沉潛	131
10. 投降	141
11. 等候要人們	148

第三部：開始突圍

12. 突圍車隊	157
----------	-----

13. 矢車菊號小艇	164
14. 登島	173
15. 找到將軍	184
16. 夜航	191
17. 岸上夥伴	198

第四部：行軍

18. 游擊隊	209
19. 準備前進	219
20. 穿越日軍防線	230
21. 進入自由中國	252
22. 歡迎來到惠州	260
23. 拍照與採購	269

第五部：歸鄉

24. 河艇	281
25. 「鞠躬，你們這些渾蛋，鞠躬」	291
26. 曲江之美	300
27. 分道揚鑣	312
28. 西行之旅	326
29. 緬甸驚魂	341
30. 終於到站	351

後記	359
註釋	379
參考書目	425
惠州再聚首	435

插圖清單

本書所載照片承蒙擁有者或其家人慨允使用。

(第22頁)

惠州合影：突圍團於惠州合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羅士[Ted Ross])

(第37—44頁)

1. 一九四〇年代初期的鯉魚門(甘迺迪[Alexander Kennedy])
2. 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上尉甘迺迪(甘迺迪)
3. 疾駛中的第九號魚雷快艇(柯林伍德[John Collingwood])
- 4A. 香港中環海濱(高添強)
- 4B. 一九四〇年代初期香港港口(甘迺迪)
5. 皇家海軍上尉柯林伍德(柯林伍德)
6. 皇家海軍少校簡地(簡地[GH Gandy])
7. 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上尉亞士庇(Ronald Ashby)及遭日軍攻擊前的第七號魚雷快艇船員(亞士庇)
8. 陳策將軍(陳策)
9. 陳策偕妻與家人於南京，一九三五年(陳策)
10. 陳策拄拐杖立於屋外廊道(凡德林登[Patrick van de Linde])
11. 少校侍從官徐亨(徐亨)
12. 麥道高(David MacDougall)(羅士)
13. 羅士(羅士)

14. 坎道爾(Mike Kendall)(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ref HS9/828/9)
15. 麥祈文(Colin McEwan)(麥祈文)
- 16A. 一九四一年時的告羅士打酒店，佛爾曼(Harrison Foreman)攝(取自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圖書館的美國地理學會圖書館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Libraries])
- 16B. 九龍淪陷，日軍部隊朝尖沙咀天星碼頭推進(高添強)
17. 防空射擊：魚雷快艇的射手(柯林伍德)
18.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在香港仔的第九號魚雷快艇(甘迺迪)
19. 一九四〇年代香港仔鳥瞰(甘迺迪)

(第104—112頁)

20. 香港皇后大道(戰前明信片)
21. 一九四〇年代的鋼綫灣(甘迺迪)
22. 在牛奶公司(Dairy Farm)突堤的第七號和第九號魚雷快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甘迺迪)
23. 香港仔港口(戰前明信片)
24. 「棄船！」(一九四九年三月號《野生世界》[Wild World]雜誌炭筆素描)
25. 一九四〇年代初期從香港仔水塘看鴨脷洲(甘迺迪)
26.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惠州，「泳渡的那群人」(羅士)
27. 疾駛中的第十一號魚雷快艇(柯林伍德)
28. 戰前亞士庇家的平房(亞士庇)

29. 蜿蜒通過稻田：香港游擊隊和西貢北的九龍獨立旅，一九四三年(徐月清[Tsui Yuet Ching])
30.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山下附近的中國軍人(甘迺迪)
31. 惠州西湖，一九四二年(凡德林登)
32. 惠州前美國教會的惠安醫院，一九八四年(照片由湯瑪斯[O. Thomas]拍攝，取自賴廉士特藏集[Ride Collection])
33. 護士與軍官，惠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甘迺迪)
34. 惠州，第九號魚雷快艇船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甘迺迪)
35.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甘迺迪和中國女兵們在惠州出遊 (甘迺迪)

(第241—251頁)

36. 從義和鎮(Yi He)看去，在東江上，兩艘載著那群惠州來人的內河駁船，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甘迺迪)
37. 亞士庇、甘迺迪和中國軍人在觀音閣的東江岸邊，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甘迺迪)
38. 抵達連平，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甘迺迪)
39. 抵達曲江，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接下來八幅照片)在戰時省會郊區，官員迎接陳策步下汽車(羅士)
40. 將軍手持花束拄著拐杖前進，群眾夾道歡迎(麥道高)
41. 皇家海軍退役中校文地高和其他軍官們與衛理公會(Methodist mission)的瓊斯(Muriel Jones)女士(甘迺迪)
42. 游擊隊隊長梁永元(Leung Wingyuen)與皇家海軍司爐上士魏海達(Buddy Hide)及皇家海軍上兵路特(Albert Rutter)(羅士)
43. 皇家海軍中士巴克(Les Barker)和其他水兵在旅程後休息時，簡地少

校集合其手下(麥道高)

44. 麥道高向記者們敘述其突圍經過(麥道高)
45. 皇家海軍軍士長桑普斯(Gilbert Thums)(羅士)
46. 吉士特(Freddie Guest)上尉，米杜息士團(Middlesex Regiment)(羅士)
47. 皇家砲兵上尉麥美廉(Peter Macmillan)(羅士)
48. 陳策將軍相簿中的一頁，顯示與余漢謀及其他將軍們在第七戰區司令部(7th Army HQ)開會，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陳策)
49. 甘迺迪在「海宮」(甘迺迪)
50. 莫爾(Moore)醫生在曲江衛理公會的住家(莫爾[Margaret Moore])
51. 桂林近郊的山區景觀(甘迺迪)
52. 在貴陽與省主席吳將軍合影，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甘迺迪)
53. 簡地(Gandy)在貴陽歡迎會上致詞，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甘迺迪)
54. 在貴陽附近的華池，一群人圍著旗桿站立，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甘迺迪)
55. 皇家海軍柯林伍德上尉和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上尉湯姆·派森斯，在華池與曾在貴陽接待他們的主人林可勝(Robert Lim)醫生的女兒林艾菲(Effie Lim)搭船遊河(甘迺迪)
56. 華池一日遊中，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中尉季(Arthur Gee)和萊格(David Legge)、林艾菲，以及陳策將軍從上海來的妹妹(甘迺迪)
57. 昆明市城門，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甘迺迪)
58. 空中鳥瞰滇緬公路的髮夾彎(甘迺迪)
59. 海軍那夥人的紅十字貨車，陷在怒江上方的車陣當中，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甘迺迪)

60. 緬甸邊界：在邊防部隊監督下，亞士庇和英軍士兵換乘天祥洋行 (Dodwell)的卡車，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亞士庇)

(第435頁)

惠州再聚首：突圍團群英後裔在惠州前教會醫院——現在是人民醫院——外重聚，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33—36頁)

地圖一：香港島，顯示要人突圍團乘車急奔香港仔，和短暫的小艇旅程。

地圖二：香港與中國接壤區域，顯示日軍推進及魚雷快艇前往大鵬灣所走路線。

地圖三：從南澳步行至惠州的路徑

地圖四：突圍團從香港到仰光的路線

(地圖一、二、三是由凱索(Rachel Kesal)提供，地圖四是由甘迺迪上尉提供)

序言與謝誌

一九四一年聖誕節下午，當香港疲累不堪的守軍向日本投降時，不太可能聚在一起的一群人，包括殖民地的中國首席代表(一個瘦小的獨腿將軍)、他的侍從官(一位高大的國際運動選手)、一名高階殖民地文官、以及數位英軍幕僚與情報官員，在最後一刻，從香港仔港口突圍而出。

他們雖找到一艘老舊快艇，但遭日軍猛烈砲火攻擊，將他們打落水中，有兩人被殺，數人受傷——將軍亦為傷者之一，但他與另外十一人游到附近島上，在槍林彈雨中躲藏在岩石後方。在山的另一頭，他們聯繫上了操作五艘小型魚雷快艇的五十餘名英軍水兵——全都是珍珠港遭襲後數小時，即已開始在香港激戰了十八天的殘餘皇家海軍。

暗夜中，他們迅速朝中國大陸出航，黎明時分從大鵬灣南澳上岸，在游擊隊引導下，他們穿越了日軍防線，在常會碰上土匪和敵人巡邏隊的崎嶇鄉間走了四晝夜，方才抵達惠州，受到中國軍隊英雄式的歡迎。

海軍主隊繼續沿著河流、道路和鐵路一路往緬甸前行，歷經五個月時間，終於抵達英國，軍官們則飛往重慶，向全世界昭告，香港已經淪陷。

此一戲劇性突圍，為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和中國游擊隊(諸如東江縱隊)共用的脫逃路線奠定基礎，在整個戰爭後續四年期間，幫助香港日軍戰俘營的人犯重獲自由。

六十餘名倖免於難的陳策將軍突圍團英軍成員，對將軍的剛毅與領導，和一路上幫助他們的中國人的勇敢無私，咸表感佩。在以往，這兩個種族的部隊聯合抵抗共同敵人已屬難得——由中國人主導當然更絕無僅有。

突圍團數名成員因在作戰和突圍中的表現而獲表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將軍本人，他獲頒英軍騎士爵位(British Military Knighthood)，這是中國人極少獲得的殊榮。陳策爵士隨後成了廣州市長，並在日本投降期間，協助弭平英國人和中國人間的歧見。麥道高(David MacDougall)是他朋友、也是脫逃時的夥伴，當上了戰後首任的香港輔政司兼代理總督，他也獲頒了一枚中國最高勳獎中的景星勳章。

戰後，團隊成員中有兩人^{*}就其經歷寫了書——大部分屬自傳性質——還有少數幾位，則在雜誌上寫文章。但英軍人員曾被警告不得揭露突圍細節，且真正路線有多年一直秘而不宣。儘管所有曾參與的這些人，終其一生都會鮮活記得他們的歷險經過，但許多人寧願對此保持緘默，即使對其家人亦然。

不過他們有許多人倒是留下了日記和信件，其中有些在他們過世

* 突圍團中的兩位：甘迺迪上尉，在戰爭結束後隨即寫了一篇有關他突圍和隨後返回香港的極佳報導——《環遊記》('Hong Kong' Full Circle 1939-45)，卻無人願意出版，他最後在一九六九年自費發行，印了五百本；但流傳下來極少。吉士特上尉寫了一本極其戲劇化的暢銷書《血紅太陽下的突圍》(Escape from the Bloodied Sun)，在一九五六年出版。

後才公諸於世，我的岳父麥祈文(Colin McEwan)就是其中一例，他是香港居民，也是協助安排並引領脫逃的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Britain's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成員之一。他是名身材壯碩、討人喜歡的男士，眼睛總是炯炯有神——且幾乎總是杯不離手(另一手通常還拿雙筷子)。遺憾的是，在他女兒麥麗新(Alison)和我於一九八四年結婚後沒多久，他就過世了。就在這時，我們找到了他的日記，不僅興味盎然地讀了他那緊張刺激的突圍，也讀了他隨後在戰爭期間，與英軍服務團及中國游擊隊在日軍防線後方共事的經歷。

不過，就像擔任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記者之類的其他罣礙，又過了二十年，我們終於讓該日記得以出版。前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會長華德斯(Dan Waters)博士不只完成了編輯工作，它們也準時出現在2005年的《皇家文藝學會會刊》(Royal Society of Arts Journal)上。

不知怎地，「我們在一處美麗的沙灘上岸，並往上朝山谷移動」，這樣一段話，在讀過之後許久，依然迴盪在我腦際。那處美麗的沙灘在哪？而那個山谷會通往何處？顯然，他們乘著魚雷快艇在中國海岸登陸的那個地點，必然離香港僅有幾小時的路程。但和其他寫過有關該次突圍的那些人一樣，當麥祈文寫到像中國地名等細節時，並不那麼具體。儘管他的廣東話差強人意，但因中國字有多種可能的羅馬拼音方式，而他寫的城鎮和山谷名稱，要不是和其他英文報導所寫的彼此間幾無相似之處，就是在當代地圖上根本找不到。由於在大學念的就是中文，目前也不再做全職工作，我決定自己做些研究。

在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地圖室和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的老舊圓頂閱覽室中度過許多愉快時光，再

搭配上各式各樣日記和回憶錄來辨認中國的舊軍事地圖後，我多少設法找出了突圍團在其跨國前進中所走的確切路線。在抄錄其父親日記時，是麥麗新最先想到，我們自己也該試著來趟相同旅程，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做的事。

沒有魚雷快艇，我們搭公車從香港到南澳，接著就和六十七年前他們所做的一樣，在一個天高氣爽的節禮日(Boxing Day，譯註：英國假日，指聖誕節後的第一個工作日)早晨，動身前往山谷。當時是稻田、河流和山間小路的偏遠地區，現已成了蓬勃發展的工業區，到處都是煉油廠、六線高架道路，甚至還有座核能電廠。突圍團曾走過的那片處處盜匪的蠻荒鄉野，如今就坐落在已成世界最大巨型城市(包括香港、深圳和廣州市，有著一億二千餘萬人口)的邊緣，不禁令人好奇，究竟還有多少舊東西能留存下來。

南澳本身已沒了那處聽來浪漫的海灘，但在已開墾海濱的高聳公寓大樓和炫目飯店後方，原本是簡樸瓦房的狹窄街道依舊在那兒。更往前走，我們找到了皇家海軍們曾睡過地板的那間廟宇，以及游擊隊藏身的堡壘。我們甚至能越過山脊，在雜草叢生的密徑當中，踩在一名年輕上尉曾因疲累而在該處昏倒的古老石頭上。

陪伴我們的是名一九七〇年代的香港朋友托耶森(Francoise la Toison)，和一貫爽朗、糾正我們客家話的邱(Serene Qiu)。靠著步行，我們成功走過了大部分當初往惠州的那八十哩路，但如今的中國大陸像個浩瀚且瘋狂的建築工地，如果無法以其他方式往前穿越時，就得靠著古怪的摩托計程車或公車了。沒人相信我們的確想用走的——總是指點我們去走路況良好的幹道。有一兩位年長者聽說過，戰爭期間曾有位獨腿將軍路過，但事隔那麼久，早已記不得那些人的數目，只覺得

他們為數不多。

不過，回到家後，原本那群人的後裔對此感興趣的人增長極快。魏海達(Buddy Hide)上士的兒子魏理查(Richard)，一九七七年就在他薩塞克斯(Sussex)家中建了一個網站，最初僅有與他父親有關的單獨一頁，不久後，他就與陳策將軍的雙胞胎兒子安國(Donald)和安邦(Duncan)(他們都住在香港，而其他家人則散居在世界各地)取得了聯繫，網站成長迅速，並計畫能團聚和成立一個正式的協會。

二〇〇九年一月，徒步旅行返家後不久，我們參加了將其定名為「保衛香港突圍群英協會」(Hong Kong Escape Re-enactment Organisation, HERO)的成立大會。大會在麥道高二女兒麥信立(Sheena)位於英國肯特郡(Kent)的家中舉行，其他三大洲的會員們則是透過Skype與會。就在數周後，傳來了在臺灣的徐亨(Henry Hsu)以九十六歲高齡辭世的消息，他是將軍的前侍從官、保衛香港突圍群英協會的榮譽會長，據信也是原本突圍團中碩果僅存的成員。儘管陳安邦(Duncan Chan)在是年稍晚也過世，新成立的協會仍在當年十二月於香港和廣東省繼續舉行了系列的紀念活動。

顯然，相關形式的官方支持有其必要性，英國方面很快就給予數封支持信函，包括來自愛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的一封信，他想起自己所出席的日本投降儀式，並稱香港突圍是「戰爭時最值得稱道的一次冒險行動」。但要說服中共參與，則是另一回事了。

中共針對陳策或其著名的突圍行動所登載的資料並不多——他當時是中國國民黨南方書記長(譯註：原文為[Southern President]，經查證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資料，當時陳策將軍黨內的正式職銜為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中共從統治初期，甚至到現在，總是堅定地將重點放

在未來而非過去，只有當做鼓勵熱愛祖國與紅軍的手段時，紀念對日抗戰才有用處；稱讚國民黨將領的英勇行為、他與一群帝國走狗的合作，以及所有地方上農民對他們的熱情接待，當然不包括在內。

但在鏖而不捨地拜訪中共官員後，終於獲得首肯，建議重新評價這段中國悠久光榮歷史中遭到遺忘的小片段。半官方的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China Cultur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得到中共外交部授權，「支持保衛香港突圍群英協會，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英聯合行動的非凡經歷」——表示我們現在已是一個獲得認可的組織，可以繼續進行我們的採訪了！

二〇〇九年夏天，中共當局指派了共有十五名成員的四個委員會，各別研究突圍歷史，並就「保衛香港突圍群英協會」建議在當年年底的重要重聚，進行籌備工作。另有十二名北京來的政府官員，則負責與廣東省政府、中國大陸在港各部門和中華游擊隊協會(Chinese Guerrilla Association)要員的聯繫。

不過，中華歷史委員會(Chinese history committee)提出的突圍版本與日記和其他第一手素材中的事件細節相去甚遠，陳策與其國民黨同僚的角色都略而不提，卻對共產黨——當時是國民黨對付日本入侵者聯合陣線那不可靠的夥伴——極盡諂媚之能事。委員會的報告提到，指示安排突圍的，正是一九四一年時就已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者一員的周恩來，但在其他大部分報導中，卻從未有人提到過共產黨。儘管對突圍路線本身語焉不詳，官方報告中卻說，現在的政府將路線「保存了下來」。

那年聖誕節，由來自十五個不同家庭、一共四代的八十餘名成員後裔所組成的保衛香港突圍群英協會團體，參訪了中國大陸。我們照

例受到熱烈的演說、接待和盛宴歡迎。但遺憾的是，因顧慮「太過危險」，此次我們無法沿著突圍路線走上任何一段。帶來與我們會面的年長前游擊隊員，寧願談論著共產黨的東江縱隊戰時的一般活動，而不提「海盜游擊隊」(pirate-guerrilla)隊長梁永元在此特別突圍中所扮演的具體角色。但我們仍在惠州前美國教會醫院——現在是人民醫院——的前面，成功重拍了經典的突圍團合影。我們抱著堅定的信念離開，七十年前偉大的聖誕節突圍，現在已穩穩地在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這是第一本試圖提供完整突圍歷史的書，就和突圍本身一樣，證實其進展是條漫長的旅程，一路上有著障礙、曲折和驟然出現的突破，只有在成為保衛香港突圍群英協會大家族一員的大群人慷慨協助下，才有可能實現。

我最感激當初突圍的那群人、他們的孩子、孫子及其他親屬，那麼慷慨地分享其個人的見證，無論是信件、日記、照片或是口頭的回憶與佚事。並向亞士庇(Ronald Ashby)、巴克(Leslie Barker)、布雷澤爾(Edmund Brazel)、陳策、柯林伍德(John Collingwood)、道尼(Leonard Downey)、簡地(Horace Gandy)、季(Arthur Gee)、吉士特(Fred-die Guest)、葛德(Leslie Gurd)、赫特(John Holt)、漢本斯托(Robert Hempenstall)、魏海達(Buddy Hide)、徐亨、甘迺迪(Alexander Kennedy)、萊格(David Legge)、麥道高(David MacDougall)、麥美廉(Peter Macmillan)、麥祈文(Colin McEwan)、米多斯(Chris Meadows)、莫爾(Albert Moore)、曉士(Harry Owen-Hughes)、敖福德(Max Oxford)、派森斯(Tommy Parsons)、蘭恩(Leonard Rann)、羅士(Ted Ross)、索普(Jack Thorpe)、桑普斯(Gilbert Thums)、楊全等人的家族，致上個人最大謝忱。

這些人中，尤其要讚許的人有：魏理查透過他開創性的香港突圍網站，讓我們許多人在最初得以取得聯繫；陳安國、麥信立(Sheena Recaldin)、喬仲斯(Russell Joyce)、敖愛瑪(Emma Oxford)和保衛香港突圍群英協會的其他主要人物，由於他們的啟發和策動，使人們能真正聚集起來；還有華威·羅士(Warwick Ross)、阿立克·甘迺迪(Alick Kennedy)、沃恩·亞士庇(Vaughan Ashby)，感謝他們在文稿和圖片上給予我的特別協助。

容我向研究中准許使用其收藏品並耐心協助的人們致謝：帝國戰爭博物館的蘇達比(Rod Suddaby)和保管人及工作人員；大英圖書館亞洲及輿圖部門的伍德(Frances Wood)和其同事；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哈利威爾(David Helliwell)；羅德樓(Rhodes House)的麥肯(Lucy McCann)；和戴維斯(Howard Davies)、強生(Paul Johnson)以及其他在基尤(Kew)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工作的人。

香港部分，要感謝香港大學圖書館(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y)的賴特(Elizabeth Ride)和張慕貞(Mo Ching Cheung)，讓我看到賴廉士特藏集(Ride Collection)；香港歷史檔案館(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的惠(Bernard Hui)；和香港海防博物館(Hong Kong Museum of Coastal Defence)的邱小金(Rosa Yau)、黃星禮(NK Wong)及謝(Samuel Tse)，在二〇〇九年麥麗新與我共同和保衛香港突圍群英協會夥伴一起策辦「香港突圍」長期展覽時，他們所給予的協助。

謝謝黃(Carmela Wong)、道林(Alice Dowling)、嚴衛(Yan Wei)在翻譯上所提供的寶貴協助。

下列諸位，慷慨地寄給我素材、答覆問題、提供指引，或給予其他協助或啟發：